

昨宵



宵 昨

作 萍 枯

1933

海 土
局 書 東 大
行 印

中華民國二十二年四月五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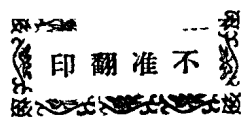
昨宵 (全一冊)

△(實價大洋二角五分)
(外埠酌加郵費匯費)

作者 枯萍

發行人 沈駿聲

印刷所 上海北福建路三三一號
大東書局



發行所 上海暨福州大東書局

此書敬獻於亡妻愷子之靈

寫在卷端

因為找不到比較適當的名稱，就以昨宵的篇名，來名我的這本小小的集子。

在這裏所收集的，都是我在過去三四年間隨筆寫成的一部份詩歌及散文。自然，因為既非文藝家，又沒有想出集子的意思，其所以也時時執筆爲此者，還大半是爲的自己開心，而且，一部份的這類的稿件，也於去年五月間，不知道散落到何處去了！所以，現在收在這裏的，充其量，也不過是這麼的寥寥幾篇。

然而，昨宵的事情，只合自己享受，自己玩味，而且聽

其自生自死，我又何必要把這些集在這裏；在人世間留下一點痕跡呢？……

我欲無言。我將默着走向我的墳墓。

一九二八年九月十日編後。

次

目

歸途	無題	願	夜哭	昨宵	新墳	死	血	中秋	廬山九上	給	不如歸去	鄉愁
.....												
五	五	咒	七	三	七	五	三	元	三	九	五	一

昨宵

鄉愁

已經是舊歷新年的年底了，同學們都於寒假放後接續的跑回家去；在偌大的一間宿舍裏，就只有我和V兩人。

V是貴州人，回家去是很感困難的；我雖則生在南方交通利便的K省，但到家也須十天的路程，而且，我和他都是窮酸氣十足，自然是非得金錢的特別恩遇不得回家一次的。他鄉作客，每當歲時云暮，羈旅蕭條，遊子心腸，千般難遣，這大約也是人之常情，正不獨我爲然的吧。

在異鄉中漂泊已將滿三年，雖然美其名爲求學，而且也和我所熟識的一些同學們一樣，曾經不斷的努力求知；然而，可憐的很，到了現在，我也還是無論什麼都覺不大瞭然的，只有這種不可避免的愁思，這愁思，是使我日復一日的沉湎，年復一年的深切！

當這時候，我又何能不慨然有感於我心。

我還得想起十幾天前，正當考試完畢的時候，我方病着，同鄉C君到我的臥室中看我，和我談了許多閒天，可憐當他告訴我將於明天一早渡江趁船回去時，我因而想起：我又不得不南浦送行，客中執別，長送人歸，未得身自歸去，我的心是覺得多麼淒涼呵！

「病中送客難爲別，

貧覺家山不易歸！

懷鄉之心，人豈特今日爲然呢！

故鄉是在具有南方溫暖氣候的嶺南，這時候的陌上梅花，想已透漏春光消息了；而在這裏，卻只有使我愁寂和荒涼。

我也和一般人一樣，有着疼愛我的母親；父親呢，是已經辭世多年了！也惟因爲父親的早死，和我的天涯流浪，歲暮不歸，我想：這時候的我的母親，或許正在爲我灑着傷心之淚吧！我知道，因爲我實無可以安慰我母親！

我所需要的慰安，我所渴望的溫情，這些，這些是全都不是在這兒所能得到的。

但我又爲什麼要長年飄流在此，長年飄流在此呢？若以

問 V 君，我知道他也當報我以一副愁寂的慘然的臉，

不如歸去

柔媚的春光，已隨東皇歸去而不留；我耳邊的杜宇啼聲，儘在叫出離人眼中的淚血。我坐聽着這哀婉而悽切的幽渺之音，我的心兒呀，我的心兒不住地又起無邊之感了！

呵！不如歸去……

天涯淪落的我這浪人，已把絢爛可羨的青春，在異地中消磨殆盡！自從那回的寒梅開後，以到如今，我對於別具溫情的故鄉，又空勞三年的望眼了！

我曾在黃昏的斜日西殘，天際還殘留着幾縷橘色的雲影

尚未褪盡，我獨自走上那黃鶴樓頭，悵望着的數千里外的故鄉；但是，我的故鄉呢——我又那裏知道故鄉何處！

是在那黝黑的夜氣沉沉，週遭和死一樣的寂靜，我又曾立在那蛇山頂上，遙望着遠遠的，遠遠的一顆星光自在出神。我知道在那閃爍的星光之下，便是我的故鄉的所在了；但我又何曾一窺見她的輕盈的影子！

唔唔，就在這三年以來，我浪迹於舊楚城中，我正不知道望故鄉而愁生幾許呢！

現實的社會，原只不過是人類掠奪的舞臺！什麼是人類的互助同情，這簡直是一些騙人的口號而已！我每想起年來所受的一切社會的欺凌，我便想跑回我的和藹的故鄉，

不再希求人世上一切無謂的名譽矜榮，一心待死！

我也曾想起這異地飄零，長使我高年慈母倚閭延佇；更有我那心愛的人兒，那人兒，她爲我而把青年辜負了！我便會屢動了歸心，我的心旌搖搖，不禁懷故鄉而愴然思返！

然而，現在呢，我依舊是天涯淪落；我依舊是在這寒烟古城；我又依舊是在這紅英落盡，春色將闌的時候，聽着那杜宇啼聲而生天涯之感！我之如此，我之如此——呵，一切又都成爲夢想了！……

人生如過眼烟雲，頃刻便將消盡。計自我北來而後，曾幾何時，我已滿堆着憔悴的容光，細檢春痕，已經如輕煙

般在我的臉上消逝了！

生的可戀，是因爲青春的存留，如果已失了青春，則生不如死！但我又爲什麼竟可以死呢！我還有我高年慈母，依舊健存；我還有我室中愛妻，依舊是青春年小，我是不可以死！我是不可以死……然而我呀，這有家歸不得的人，我又何能不隨着那十年冤魄化成的鳴禽，長逐悲風啼血於遠林而至於死了呢！

唉！不如歸去……

一九二五年四月二八日於武昌。

給

幽谷裏，幽谷裏何處來的琴聲，

一聲聲帶着無限的溫情；

縱使你是在思慕你那遠隔河山的情侶，
可我呀，而今已是箇天涯的淪落之身！

姑娘呀，你遠在故鄉的年輕的姑娘！

我祇有這一片心聲——

一片心聲在感謝你對我的垂憐，
在感謝你給與我的同情的哀憫！

命運已決定我永遠地飄零，飄零……

飄零在這四顧懸崖的絕境！

柔媚的故鄉除非是在夢裏再臨，

年輕的姑娘喲，我們也祇能在夢中親近！

我們也祇能在夢中親近，

已再沒有，沒有歡會的良辰！

我不能為主宰着你的命運的使神，

願把枯乾的雙淚，把雙淚灑向無人的荒徑！

幽谷裏，幽谷裏何處來的琴聲，